

如果虐文女主突然醒悟，会有什么故事？

（已完结）

他带了一个女人回来，那个女人，和我颇为相似，她说她有了身孕。可我累了，眼睛都不眨，就签下了和离书！

1

「没想到吧，你也是个替身。」

我躺在贵妃榻上，懒洋洋的对宋策安道。

宋策安脸倏地比木炭还黑，他攥着茶盏的手猛得一缩。

他徒手捏碎了茶杯，掌心的血混在茶水里滴下来，月白色棉袍殷红一片。

他望向我，一字一句森冷道：「所以呢？你以为这样我就会给你和离书？」

我很无所谓的耸耸肩，「不给就不给呗，你找你的红颜知己，我找我的白月光，我们互不干涉如何？」

宋策安死死盯着我，像要在我身上戳个血窟窿。

我想了会儿，道：「放心，对外我们还是恩爱夫妻，安阳王府不会被我们俩绿成一片草原的！」

宋策安似是被气笑了，「林轻鸾，倒是我小看你了！」

他说完，狠狠甩了甩衣袖，砸门而出。

我嗤了一声，生气就生气，砸什么门？上好的黄花梨木，很贵的好吗？

2

我和宋策安的婚事，还要从一年前说起。

一年前，我执意要落发为尼。

爹娘苦劝无果，将我禁了足，日夜让人守着我，不让我踏出林府半步。

和话本子里的桥段一样，顾长卿救了我，我们一见钟情，我向来自来胆子大，不受约束，私定终身这种事于我而言并不奇怪。

可顾长卿不，他是翩翩公子，只可惜，他家不在长安。

他说，「阿鸾，你等我半年，半年后我来娶你。」

我等了。

半年后，顾长卿来了，新娘却不是我，他娶了长宁公主，成了驸马爷。

我心如死灰。

那一夜，他们洞房花烛，我酩酊大醉，趴在桌子上，手里还拿了一把匕首。

3

娘冲进来，给了我一耳光，又心疼我，将我抱住，陪了我整整一夜。

第二天，我醒来时身侧没有旁人，我等了会儿，也没见芍药那丫头进来给我梳妆打扮。

我拿出抽屉里厚重的信，都是顾长卿给我写的。

原来，两两倾心，最终也会形同陌路。

我从床底下找出一把被我藏起来的剪刀，要把信剪了。

「小姐！」

芍药端着早膳进来，她只看见我拿剪刀，未曾看见我手里还有信。

她惊呼一声，我被吓的一个激灵，手一抖，握剪刀的手使太大劲了，越过信把我过肩的头发给剪下一大缕。

芍药哭的像死了爹娘。

「小姐，你再难过也不能想不开要出家啊！」

我何时想要出家了？

可不管我如何解释，全府上下没有一个人肯信我。

她们都觉得，我伤心过度，要为顾长卿落发出家！

我被禁足了，拜那死妮子所赐。

芍药可怜巴巴地看着我，「小姐，你别难过了，他顾长卿可以负你娶公主，你也可以绝情，嫁给安小王爷，当他婶婶呀！」

安小王爷，宋策安，皇帝亲弟弟，二十二岁，年轻有为。

我一拍脑袋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

可安小王爷不能嫁，他有病。

靠近女人就恶心全身抽搐的病。

一个月后，我被爹带着参加宫宴，我见到了传闻中的安小王爷，我整个人如被人当头喝了一棒。

安小王爷和顾长卿长得一模一样。

唯一的区别，是安小王爷左眼下多了一颗泪痣，比起皓月清风的顾长卿多了几分邪肆风流。

我呆愣在原地，定定看了他许久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几乎觉得面前的人就是顾长卿。

可顾长卿眼底从来不会有这样森冷的光，他永远都是和煦温暖的。

他也不会穿这样的玄色衣裳，却又低调的缀着暗纹，只有在有光的地方，才窥见流转的波纹。

他也不似面前的人矜贵不可冒犯，高高在上的姿态仿若神祇睥睨众生。

他们何其相似，却又如此不同。

我应该难过的。

可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居然是，你安小王爷不是不能靠近女人吗？你吐啊，你怎么不吐了？

不吐也行，你抽搐一个给我看看啊。

5

「林小姐？」

老实说，安小王爷的声音是我听过最好听的，所谓的磁性，也不过如此吧。

更绝的是他这个人。

有介于少年和成熟男人之间的气质。

他一双眼睛就这么清冷冷地看着我，深邃的漩涡下，掩映了复杂的光芒。

明明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，可明显安小王爷更胜一筹。

不过他怎么知道我的？

「驸马爷来了，林小姐不去看看？」

他声音里全是戏谑，显然，已经知道我和顾长卿的旧情。

我被他噎的不轻，黑着脸道：「小王爷，长宁驸马爷和你长的那么像，该不会是你失散多年的兄弟吧？要不要我帮你们认一认亲？」

安小王爷不怒反笑，「我母妃只生了我一个，让你失望了！」

聊不下去了。

我行了个礼就要回席上，路过安小王爷身边时，他幽幽道：

「林轻鸾，你回去是要看他们恩爱吗？不嫌碍眼吗？」

碍眼也要看，谁让我只是大臣之女，不能一走了之。

安小王爷轻笑一声，「或许，我可以帮你。」

我默默翻了个白眼，「行啊，那臣女就先行谢过安小王爷了。」

我说完，甩了甩袖子，留给安小王爷一个无比潇洒的背影。

第二天，我还在睡梦中，被芍药揪起来接旨。

我迷迷糊糊听见，我被赐婚了。

而且赐婚对象还是安小王爷。

圣旨上怎么写来着。

说我是安小王爷唯一不排斥的女人，所以，我必须嫁他！

靠！

早知道我在看见他的时候，我就狂吐，狂恶心，狂抽搐，他不恶心我，我恶心他，行了吧？

6

三个月后，我嫁入了安阳王府，成了安小王妃。

新婚夜，我却没有等来新郎。

倒不是我想等他，而是不等他，我也没事干啊，芍药不让我睡啊。

第二天，我被芍药推醒了。

她抱住我，哭得稀里哗啦，「小姐，你命怎么这么苦啊！」

「独守个空房就算命苦了？我巴不得他别来呢。」

这是我的真心话。

芍药忍了又忍，没忍住，气愤道：「姑爷也太过分了，新婚之夜让你一个人独守空房不说，居然把长宁公主给带回来了。」

「长宁公主是他侄女，他带她回来有什么奇怪的？」我不以为然。

芍药如丧考妣，「小姐，长宁公主根本不是皇帝的亲女儿，她是皇帝南巡路上捡的，兰贵妃当初早产，孩子没活下来，皇上怕她伤心，便把长宁公主给抱了过去。」

芍药是从府里管事嬷嬷嘴里听到的。

「而且，当初姑爷在承恩殿跪了三天三夜，只为求娶长宁公主，可被皇上给拒了。」

这事我听说过。

可当时的说法是，安小王爷是因为想离开长安城去边疆，皇帝心疼他，没答应。

我不难过，可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

长安城的人都说，林家嫡女的眼睛和长宁公主的眼睛生的极为相似。

我终于想明白，那天和宋策安第一次见面，他盯着我的眼睛，眼底明灭的光背后的深意。

原来，帮我是假。

不排斥也是假。

替身才是真。

顾长卿娶了你心爱之人，所以你要娶走他的心爱之人吗？

7

「去看看。」

我拿掉半遮的红盖头，出去了。

我刚迈出门槛，就看见宋策安抱着长宁公主匆匆而来。

四目相对，他似是有些惊讶，复又是平淡清冷的模样，「你先回屋。」

他说完，把长宁公主抱进隔壁屋子。

原本是要抱进喜房的吧？

我和宋策安的喜房布置在他屋子，他应该是忘记了我的存在。

我很是贴心地道：「那啥，不用那么麻烦，你们进这屋，我挪地？」

我说完后，宋策安顿住了脚步，他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。

我心说你这么看我干吗？

你我心知肚明啊，我心里有别人，难道你还指望我吃你的醋，想啥呢？

「芍药，走！」我很是大方道，我才不承认，我想趁机去吃东西！

芍药这妮子怕我太能吃，被宋策安撞见我不雅的形象，不和我洞房，所以只给我准备了清淡的。

红焖肘子，酱猪蹄，焖排骨，香酥鸡，七宝葫芦鸭，虾饺，蛋卷，牛乳糕，都有吧？

我拎着裙子就要撤，宋策安开口，「你回房吧。」

我很是暧昧的看了眼他，和他怀中的她一眼，「我不是很喜欢三个人玩！」

宋策安：「……」

安阳王府厨房比林府可大太多了，厨子也是一级棒。

我吃饱喝足，突然想起，今天洞房花烛，宋策安还没给我分院子呢。

「芍药，我们出去转转？」

芍药一脸不情愿，和许是怕我回去被那俩人刺激，点头答应了。

我带着芍药出了安阳王府的门，迎面走过来一个人，他一把扣住我的手，紧张地问，「公主呢？」

8

我整个人都木住了，愣愣地看向他。

「长卿？」

我听见自己声音沙哑的不像话。

顾长卿似是理智才回笼，他松开我的手，往后退了一步，恭敬道：「皇婶。」

「原来是驸马爷。」我含笑道。

顾长卿深深的凝视了我一眼，问，「皇婶新婚之夜怎么一个人在外面？皇叔该担心了。」

我心说还是担心担心你媳妇吧。

可到嘴边却是，「为什么？」

顾长卿抛弃我，另娶了别人，没给过我理由，今日之前，我也没问过他。

「不爱了，不喜欢了！」顾长卿淡声道。

原来，这样温柔的声音，也能说出这般凌厉的话。

像一把利刃，捅进我心窝。

你不喜欢你早说啊？用的着让我成为一个笑话？

我轻挑起下巴，道：「真巧，我也是，可惜被你先说了。」

输人不输阵。

顾长卿抬眸看了我一眼，他说，「我陪皇婶进去吧！」

「也好。」我轻轻一笑，走了过去，却在下一刻，抬起手，狠狠甩了他一巴掌。

我手都给打疼了。

顾长卿被我打的一个踉跄，往后退了一步。

我问，「我好看还是长宁公主好看？」

顾长卿看我那眼神，他肯定觉得我疯了。

我说，「睁大你的狗眼，我好看，老娘是长安城最皎洁的月，你，不配！」

我说完，拉着芍药，转身消失在黑夜里，没有回头。

我和芍药去了长安城最好的酒楼，要了间厢房。

芍药难得没婆婆妈妈的，我想吃东西，就给我买，我要说段子，她也不嫌我不矜持了，要喝酒，就陪我喝。

结果她自己倒先趴下了。

我笑了声，脱下大红喜服盖在她身上，拎了一壶酒，从窗子外爬出去，坐在屋檐下。

对月饮酒！

「去他娘的顾长卿，下一个更好，下一个更乖！」

我记不得我喝了多少酒了，比顾长卿娶长宁公主那天都要多。

等我醒来时，头疼，身上也疼。

我惊悚地发现，我把宋策安给睡了！

9

「你找什么？」宋策安眼底带了几分阴郁。

我蹲在地上看床底，「我看看昨晚是我俩睡的还是我们四个人一块睡的。」

然后我听见了宋策安咬牙的声音。

可能宋策安被我睡服了吧，从那天起，他居然经常来我的院子里看我，偶尔也会亲手给我做些小吃。

除了有时候互损，我俩相处的还不错。

我要什么，他都会满足我。

府里上下对我也很是尊敬。

而且，宋策安不仅人好吃，就连他做的东西都好吃。

可每次我吃完他做的菜后，就轮到他吃我了。

宋策安每次都会在最关键的时候停下，问我他是谁。

我都不介意你把老娘当成长宁公主，你介意个毛线啊。

所以我把他踹下床了。

宋策安估计是被我踹废了，当天就传召了御医来，还不让我靠近。

10

我在他屋子外等了会儿，良心很是过得去的去厨房了，回来时，我还很贴心的给他捎了一只我吃不完的鸡腿。

可当我进去时，我看见长宁公主趴在宋策安床边，双眼哭成了个泡梨。

我认真地盯了会儿，我们眼睛哪像了？

世人都眼瞎。

「林……皇婶。」长宁公主道：「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我现在就走。」

「没有没有。」我单手把长宁公主扶回宋策安床边，笑盈盈道：「随便聊，聊多久都行。」

最好陪聊到床上的那种。

天知道，宋策安在床上是有多折腾人。

我转身要走，背后传来宋策安凉凉的声音。

「林轻鸾！」

他好像气得不轻，眼眶都红了。

我看见他攥着被子的手，骨节发白。

这是嫌我侮辱了他的白月光了？

我很上道，对长宁公主道：「对不住公主，我刚才说错了，您随意，我让芍药守在外面，您有需要就喊她？」

芍药是我的人，由芍药给你们俩看着，你们放心了吧？

唉，我可真是个平平无奇贴心的好王妃呢。

我说完转身就走。

宋策安从床上摔下来了。

11

摔的还挺大声，我听着都觉得疼。

长宁公主急了，连忙去扶宋策安，长宁公主养尊处优，弱鸡一样的力气，哪里扶的动。

我转身一把抓住宋策安，在宋策安和长宁公主错愕中，把他摁回床榻上了。

「哪摔疼啦？」我凑过去看。

宋策安脸更黑了，阴沉地能下一场雨，他很嫌弃地拍掉我手，呼吸都不稳了，看样子随时要晕。

我悻悻地摸了摸鼻子，「那你好好养病。」

我走了，我怕我再待下去，我就要守寡。

那天后，宋策安不理我了，房间门都不给我进的那种。

怪我让他在白月光面前丢脸了呗。

最后还是芍药那小妮子说，男人得哄。

行吧，看在他做菜那么好吃的份上。

芍药给我出主意，要抓住一个人的心，首先要抓住他的胃，虽然我不想抓宋策安的心，可道理是没错的。

我本着十二分的真诚，轰走了厨房所有的厨娘，做了四菜一汤，端去给宋策安了。

宋策安还是不肯见我，我一脚踹开大门，看见他死死盯着我的目光，我嘿嘿笑了两声，「我刚做好的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」

宋策安怪异地看了我一眼，「你亲手做的？」

「对呀。」

赔罪嘛，虽然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罪。

宋策安脸色好看了很多，等我把菜搁在桌子上，他道：「过来扶我一下。」

「好嘞。」

我利索地过去，还带递筷子的那种，宋策安不接，懒懒地看着我，甩了俩个字，「手疼。」

喂，这有啥难的。

「张嘴。」

我夹了一块红烧肉塞进他嘴里，宋策安一开始脸色还挺正常的，吃到我做的红烧肉，他眼眶忽的又红了。

我懵圈了。

这就被感动上了？

有希望啊。

喂，使劲地喂。

宋策安说不吃了我也喂，我和他相处时间也不短，哪能不知道他的胃，吃这么少，能饱才怪。

我把四菜一汤全喂给他了。

估摸真是吃多了，我总觉得宋策安下一刻就要撑地吐出来。

「宋……」

「呕……」

宋策安起身大步出去，我看着在外面狂吐的他，内心十分复杂。

宋策安重病了，起都起不来的那种。

御医来了，他给宋策安检查后，吓的脸都白了，「王爷，食物讲究相生相克，是谁做的菜？这是要毒死您啊！」

我咬着唇，默默挪动小碎步往外溜。

12

宋策安又又又不理我了。

我坐在秋千上，叹了口气后，果断道：「芍药，去喝酒。」

明月楼。

我给自己点了一大桌子好吃的，动筷子时，忽的就想起宋策安惨白着脸在府里的样子。

老实说，我良心挺过意不去的。

除了宋策安不喜欢我以外，他真是个好男人。

有时候嘴是损了点，脾气也冷了点，可没亏待我啊。

我让芍药去点一些清淡的小吃，再去买个食盒，打算回去和宋策安一块吃。

芍药一副我家傻闺女总算是长大了的眼神，让我想打死她。

明月楼手脚挺麻利的，很快把菜送上来，芍药也回来了，我擦着新买的食盒。

「轻鸾？」

我扭头去看，是顾长卿。

他走了进来，看了一眼菜，他眼底露出一丝悲凉，而又无奈的神色。

「轻鸾。」顾长卿说，「你已嫁，我已娶，是不可能回头的了，这些菜，我以前爱吃，可现在，我不是很喜欢了。」

我才发觉，我给宋策安点的菜里有好几道都是顾长卿喜欢的。

天地良心，我压根没想起你好不？

完全是宋策安也喜欢吃啊。

鬼特么怀念你才点这些菜。

我刚要说什么，听见「咚」的一声，我抬头去看，宋策安站在外面。

他病好多了，可脸色依旧惨白。

他手里拎着一包点心，眼神凉凉地看着我。

13

「皇叔。」顾长卿似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宋策安，他意外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，「原来皇叔和皇婶约了，我还以为……」

「以为什么？」宋策安问。

两个男人都不说话了。

气氛有些诡异。

芍药频频向我使眼神，挤的都快成斗鸡眼了。

我的傻丫头哦，我又不傻？

我哪能不知道这种桥段铁定是要误会的啊，这个时候我就该拉住宋策安解释一句，不，我其实是点给你的，遇见顾长卿就是个意外。

可人家宋策安压根不会在意的好不？

他们是为长宁公主剑拔弩张的。

「宋……」

芍药忽的捏了我一把，我被迫断了话，芍药说，「小姐，你这几天不是一直恶心想吐吗？有没有好点了？」

我看见顾长卿的脸瞬间白了。

宋策安神色变幻莫测。

我张了张口，没解释出来。

芍药用眼神警告我，你要是敢胡说八道，以后我都不陪你半夜三更撬厨房门偷吃的。

行吧。

反正我也不想和顾长卿有什么纠结，他误会他的，我无所谓，至于宋策安，关起门慢慢解释吧。

我和宋策安回去了，许是马车太舒服了，又许是这几天有些累，我在马车上睡着了。

等我睁开眼，我发现正躺在宋策安床上，他坐在我身边，芍药激动地看着我。

「小姐，您有身孕了。」

我脑子都空了，老半天才反应过来。

「你不高兴？」宋策安盯着我看了会儿，问。

「没有。」我道，就是有些没反应过来，毕竟是自己孩子啊，除了家人和芍药，也就他和我最亲了。

老实说，我其实是有些期待的。

我微微一笑，对芍药道：「我饿了。」

「小姐，姑爷早就让人给您备着了，亲自吩咐的，都是您爱吃的，就怕您醒来饿呢。」芍药道。

我应了声，宋策安倒是挺贴心的。

许是孩子的缘故，又许是才睡醒，我思绪一下子就歪了，被宋策安爱着，是什么感觉呢？

从我怀孕后，我和宋策安和好了。

他并不是每日都上朝，不过他事是真的很多，当然，我做好王妃的本分，帮他处理好府里事，其他的就不会干涉。

可从我怀孕后，他就不让我管了，每天只让我歇着。

我无语望天，我头顶都要长草了好么？过几天就要开花结果了。

好在宋策安还算有点良心，天天都来看我，给我下厨，给我买吃的，给我搜罗各种时兴的小玩意。

哦，他居然还想给我请个戏班子来着，可我实在不爱看戏，我爱看话本子。

我在林府是偷摸着看的，娘说话本子不正经，不让我看。

宋策安也不让我看太久，说是会伤眼，他读给我听，话本子从他嘴里读出来，耳朵都要怀孕了，读到最后，我经常分心，都不知道写了什么。

我怀孕后，娇气到不行。

吐的昏天黑地不说，还挑食，很是折腾人，就连芍药都被我折腾的脸瘦了一圈。

我自己也没好受到哪里去，能忍就尽量忍了。

哪想到宋策安直接搬进来我屋子睡了，在我对面搭了张床。

我夜里稍微有些动静，他都能醒来。

有时候是喂我水，有时候给我捏脚，有时候还会给我煮碗面，有时候我睡不着，就给我讲故事，第二日我都是在他怀里醒来的。

那两个月，是我过得最无忧无虑日子，我几乎都快忘记了有顾长卿这个人。

可有一天，他来了。

准确的来说，他约了我，他知道我不见他，趁芍药给我出去买梅子的空隙，把她给扣了。

明月楼。

顾长卿看着小腹微微隆的我，眼底掠过一抹神伤。

他说，「轻鸾，长宁怀孕了，可孩子不是我的！」

14

「呦！」我幸灾乐祸地笑，「恭喜你呀，喜当爹。」

「她怀的是宋策安的孩子。」

我不知道我那天是怎么回到王府的。

话本子里说，逢伤心事肯定会下雨。

我也想下雨，最好下一场暴雨，可烈日暖阳，没有一点天阴的征兆。

我很心痛，心痛的要死。

我不明白，我为何会有这样的感受。

明明，宋策安心里一直都是长宁公主的。

明明，我心里的人也一直是顾长卿的。

可怎么就变了呢？

是什么时候开始，我想起顾长卿的时候越来越少，甚至压根都不会去在意他了。

是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会等宋策安回来陪我一块吃饭。

我会期待，他会给我带什么礼物？

我会期待，他给我读话本子时，觉得故事俗套，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我像个游魂一样回了府，在窗前一坐就是一下午。

芍药吓坏了，「小姐，您可千万别听駙马瞎说，说不准他弄错了呢。」

在芍药心里，顾长卿负了我，他就是彻头彻尾的混蛋，他是不值得被信任的。

「我知道。」

所以，我在等他回来。

可今天，宋策安没回来。

「小姐，您先吃点东西吧。」芍药道。

我点点头，我不大吃得下，吃的不多。

芍药让人收拾好了碗筷，进来时见我还坐在窗台下，她试探着问，「小姐，您是不是……喜欢上姑爷了？」

15

我一愣。

我喜欢上宋策安了吗？

我不知道。

我只是觉得，心里空落落的难受。

我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，宋策安才回来。

看见他的一瞬间，我整个人仿佛有了力量，那一刻我才清楚的明白，这些日子的相处，宋策安占据了我大部分人生。

「眼睛怎么这么红？」宋策安问，「昨夜没睡好吗？」

不是没睡好，是根本没睡。

「你昨夜去哪儿了？」

我和宋策安彼此都不会干涉对方，也不会过问，我嫁进来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问他他的去向。

宋策安明显有些意外，他道：「有公事要处理。」

是公事，还是去陪长宁公主了？

「饿不饿？我去给你做些吃的。」

我一把抓住宋策安胳膊，把他拽了回来，我力道不轻，宋策安被我拽的一个踉跄，差点就扑在我身上了。

「怎么了？」

我想把握一次机会。

不仅仅是因为孩子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

我焦急道：「宋策安，顾长卿找过我，他说长宁公主怀……」

「皇婶？」

我话被打断，我看着站在门口，粉黛罗裙的长宁公主，我剩下的话全都说不出来了。

她走了进来，朝我行了礼，道：「皇婶，从今天起，我就和你们一块住了。」

16

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破碎，我愣怔地看向宋策安，我想，我的脸色一定难看极了，因为我脸面部表情都僵掉了，「住进来，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长宁和顾长卿和离了，她过来府上暂时住几日。」

「只是暂时吗？」我问。

宋策安点头，「暂时。」

我嗤笑一声，尽量不让自己泄了情绪，「宋策安，有几句话，我想单独和你说。」

长宁公主眨眨眼，「那我先出去。」

门被关上，我问，「你昨夜，是和长宁公主待在一块儿的吗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顾长卿说，她怀的孩子是你的。」

我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，我清楚地感觉到，那一刻，我多希望他说不是。

可他没有回答。

是默认了吗？

我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。

我原以为，嫁给他，我只需要当好王妃的本分就够了，可惜之一事，谁先动心，谁便会输的一败涂地。

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笑话。

「轻鸾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」

「恭喜！」

我突然庆幸，长宁公主进来，打断了我没说出口的话。

我想问，长宁公主是不是怀了你的孩子？若不是，我忘掉顾长卿，你也试着忘了长宁公主，我们好好在一起，可好？

「宋策安，我们和离吧。」

17

宋策安抬眸直勾勾地看向我，他眼底的光全部黯了下来，他声音冷似在冰雪中淬过，「和离？」

「不然呢？」我扭头问，「你安小王爷难不成还想享齐人之福？」

京城世家三妻四妾不在少数，可我爹一辈子就只娶了我娘一个，恩爱凝，我从小就羡慕，我未来夫君只有我一人。

若我心里没有宋策安，他娶多少人，纳多少妾室都无所谓，我不在乎。

可我……我接受不了。

宋策安看了我许久，他忽的道：「轻鸾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」

我被戳中心事，却是这样难堪的一幕。

我忽的笑了，「怎么？你莫不是怕你顶着长宁公主小叔的身份，没有我这个正牌王妃掩护，会被天下人发现你们的不伦之恋？」

「可惜，你觉得我是这样吃亏的人吗？」

「除了和离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」

最后的结果，我和宋策安不欢而散。

无论我怎么刺激他，甚至把话说的很难听，我过激时，就差指着长宁公主鼻子骂她无耻了，可他就是不肯给我和离书。

芍药在外面听见了一切。

可能这件事已经超出了她年龄范围，她不知道怎么做，也不知道该劝我怎么办。

她只是拉着我的手，眼泪掉的和下雨一样，「小姐，你别难过，你还有我呢。」

「哭什么？」我替她擦干了眼泪，「他不给我和离书，我还能给他吗？」

芍药眼睛一亮，「对哦。」

「回林府。」

「小姐。」芍药满脸委屈，「姑爷下令，您不准踏出院子一步，他还派了人守着。」

宋策安！

我咬牙，「你找个狗洞钻出去，回林府找爹娘，让爹娘来接我。」

「好。」

芍药是在晚上回来的。

她满身都是血，哭的眼睛都肿了。

我吓了一跳，急忙过去，「发生什么事了？」

「小姐。」芍药扑进我怀里，放声大哭，「老爷和夫人都没了。」

18

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整个人都懵了。

「他们说林府和前朝有染，图谋不轨，林府被抄了，是姑爷亲自带人去的，老爷撞墙了，夫人也自尽了，我们没有家了。」

这一刻，我麻木僵硬的都不知道做什么反应好了。

等我回神，我冲了出去，芍药急忙跟上。

到院门口，我被人拦住了。

我哪还管的了什么？宋策安只是禁我的足，却没说要我命，我以命威胁，守卫只好放我出去了。

我在王府马厩找了匹马，是宋策安的，他的马是最好的，跑的快。

说来真是可笑，我会骑马，还是宋策安教会我的。

宋策安是一个好夫子，没让我摔过一次。

我策马赶去了林府，看见的是一片熊熊大火。

林府门口围了许多侍卫，宋策安，长宁公主，顾长卿三个人都站在外面，他们听见马蹄声，纷纷扭头来。

他们许会惊讶，可我没看他们，我无暇顾及他们了。

我翻身下马，朝府里冲进去。

我朝熊熊大火扑过去，无异于飞蛾扑火，可那里有我最亲近的人啊。

「林轻鸾！」宋策安大惊，冲了上来，死死抱住我。

我挣扎不开，低头冲他胳膊咬了下去。

我只想让他放开我，我一点都没客气，唇齿间都有了血腥味。

可宋策安箍住我的手一点都没松开。

「别进去，别看。」他在我耳边低声道。

我挣扎的没了力气。

「皇婶。」长宁公主过来，很是怜惜的看了我一眼，「你别担心，你是安阳王妃，已经不是林府人了，林老爷和林夫人的罪名和你无关。」

「长宁。」宋策安警告地看了她一眼。

长宁没说话了。

「你放开我。」我对宋策安道。

宋策安没反应。

「你放心，大仇未报，我怎么可能会想不开？」我冷声道。

宋策安身子僵了僵，缓缓松开我，我冷声问，「我爹娘呢？」

宋策安没说话。

长宁公主想说什么，被顾长卿拽了拽袖子。

我明白了。

他们在林府，他们葬身在火海里了。

原来，人难过到极点，是根本哭不出来的。

我跪在林府大门前，看着侍卫来来回回地跑，他们手里拎着桶，想要去灭火。

我觉得讽刺极了，「烧都烧了，又何必多此一举呢？」

火灭了，我爹娘就能回的来吗？

大火整整烧了一天一夜，我跪了一天一夜，宋策安似是知道劝不住我，也没劝，只是默默的在旁侧陪我跪。

我看都没看他一眼，以为这样，就能洗刷掉他是凶手的事实吗？

可顾长卿为何也要跪？

看他们一个个，我都喜欢上了什么样的人？

火灭了，我对芍药道：「扶我起来。」

这丫头在我后面赶了过来，一直陪着我。

芍药应了声，宋策安手比芍药更快，我没看他，朝芍药伸手，却在下一刻，眼前一黑，栽了下去。

19

我醒来后，第一眼看见的是宋策安，他不知道守了我多久，满眼都是血丝，下巴也长出了青幽幽的胡茬。

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狼狈的他。

「轻鸾。」宋策安俯身过来，柔声道：「你有小产的征兆，要静养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宋策安知道我问什么，他坐在床边，声音有说不出的疲惫。

「林府牵扯到了前朝。」

「前朝？」

我记得小时候，听说有前朝遗孤还活着，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后来没抓到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当时我好奇，就想问问前朝的事，一向性子温和的爹娘却严厉的训斥了我，让我不准提前朝一个字。

他们那样小心谨慎的人，怎会和前朝有关系？

宋策安却在听见我说着两个字后，抓住我的手，认真叮嘱，「关于前朝的事，你对外一个字都不要说。」

「你若是怕我连累你，你大可以给我一纸休书。」

宋策安看了我会儿，道：「我不会给你休书的，你永远都是安阳王妃。」

我只觉得可笑。

「轻鸾，你信我吗？」宋策安问。

我没回答，我话都不想和他说了。

宋策安苦涩一笑，「你只要记住一件事，不管什么时候，都不要放弃自己。」

他没说完就出去了，喊了芍药进来伺候我。

这丫头又瘦了。

「爹娘呢？林府呢？」

「小姐别担心，老爷和夫人的后事已经办好了，等您身子好一些，奴婢就带您去拜见他们。」

这个时候还有谁敢替爹娘办后事。

「是他吗？」

「都是姑爷办的。」芍药道：「您昏迷了三天两夜，除了替老爷夫人办后事，姑爷就一直守在您身边，寸步不离，不吃不喝的。」

我是真不懂宋策安了。

他前一脚可以带人去抄了林府，后一脚为何又对我这么好？

「对了，长宁公主搬出去了。」芍药道：「您那天昏过去，姑爷把您抱回来，长宁公主想要来看您，姑爷没让，两个人好像吵了一架。」

「还有，顾将军来看过您好几次，王爷都没让他进来。」

「顾将军又是谁？」

「顾长卿。」芍药鼻子一酸，「顾公子是顾家遗孤，当初协助信元帝开国的大功臣，他身份一曝出来，皇上感念他祖父对大昭的恩德，让他当了将军。」

我知道信元帝。

前朝就是灭在信元帝手里的。

信元帝是前朝皇族旁枝，在朝为官，当时还有一位顾将军，骁勇善战，信元帝亲妹妹嫁给了这位顾将军。

后来信元帝起兵，顾将军一直跟随左右。

不过听说，顾将军被暗算，夫妇双双死在前朝皇族手里，顾将军有个儿子，也下落不明。

「所以，顾长卿对前朝也是深恶痛绝的吧？林府一事，也有他的手笔是不是？」

芍药摇头，「奴婢不知道。」

我闭了闭眼。

「林府案子判出来了吗？林府和前朝到底有什么关系？」

「姑爷封锁了消息，全府上下的人都没说。」

「扶我起来。」

我要去见宋策安。

宋策安在书房，我到门口时，听见他在咳嗽，我推门进去，看见他帕子上有殷红的血迹。

20

他有些意外，不着痕迹地收了帕子，起身过来扶我，「怎么来了？」

「大理寺定了什么罪名？」

「谋反。」

「有何证据？」

「在林府查出前朝皇族一些旧物。」宋策安转身看向桌面。

桌子上放了一个盒子。

我走过去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些发簪，玉佩，「这不是我娘的盒子吗？」

我见过一次，喜欢的很，可娘不给她，说是等时机成熟，再给她，可惜，没有机会了。

可就算这样又如何？

仅仅因为这些，就要那么多人的命吗？

「我送你回去。」

我没拒绝。

接下来几天，宋策安好像突然闲了下来，他整天都陪着我，我也想开了。

离了安阳王府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报不了仇。

再说，芍药忠心耿耿，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不能连累她。

日子仿佛回到了从前，我还是安阳王妃，宋策安会每天过来陪我。

只是晚上他躺在我身侧，好几次，我都忍不住拿出了匕首，到最后，却又无奈放下。

这一日，芍药陪我去祭奠。

我在去的路上，遇见了长宁公主的马车。

祭拜了爹娘回来，我又遇见了顾长卿。

我说不出的不耐。

「轻鸾，你还好吗？」

「托顾将军的福，我好的很。」

「林府的事，我很抱歉。」

我看了他一眼，「你真要和我道歉？」

「是。」顾长卿道。

「那你自尽吧，去地下和我爹娘赔罪。」我说完，上了马车。

忽的，旁边冲过来一匹受惊的马，朝我而来，马速度太快了，我根本避不开，顾长卿一惊，掠身就要抱住我。

我嫌弃的要死，却在下一刻，落进一个熟悉的怀抱。

「没事吧。」

是宋策安。

宋策安瞥了顾长卿一眼，把我带回了王府。

他脸是有些难看的。

自从爹娘没了后，很多事，我都挺无所谓，「你这样子，活像我和顾长卿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。」

「林轻鸾，这话你自己说出来会舒服吗？何必伤人伤己呢？」

我嗤笑一声，「我伤你？宋策安，你该不会下一句就想说你喜欢我吧？」

「若我说是呢？」宋策安眸光定定地看向我。

他眼底的光很深邃，以至于一瞬间，我竟觉得他该是深爱着我的。

「宋策安，戏演这么久，也够了吧？你当初娶我，为的不就是我和长宁公主长的几分相似的容貌吗？在你心里，我不过一个替身而已，你会爱上一个替身吗？」

宋策安脸色实在是很难看。

「没想到吧，你也是个替身。」

我躺在贵妃榻上，懒洋洋的对宋策安道。

宋策安脸倏地比木炭还黑，他攥着茶盏的手猛的一缩。

他徒手捏碎了茶杯，掌心的血混在茶水里滴下来，月白色棉袍殷红一片。

他望向我，一字一句森冷道：「所以呢？你以为这样我就会给你和离书？」

我很无所谓的耸耸肩，「不给就不给呗，你找你的红颜知己，我找我的白月光，我们互不干涉如何？」

宋策安死死盯着我，像要在我身上戳个血窟窿。

我想了会儿，道：「放心，对外我们还是恩爱夫妻，安阳王府不会被我们俩绿成一片草原的！」

宋策安似是被气笑了，「林轻鸾，倒是我小看你了！」

他说完，狠狠甩了甩衣袖，砸门而出。

我嗤了一声，生气就生气，砸什么门？上好的黄花梨木，很贵的好吗？

打那后，宋策安很久不来找我了。

直到半个月后，他来了，他是带着和离书来的。

21

我带着芍药，坐上了离开京城的马车。

芍药抱着盒子数银子，是宋策安给的，他爱给就给，我无所谓。

毕竟这些日子，我也不是全无作为。

我平日虽说挺不着调的，可大抵天赋所然吧，总是有异于常人的嗅觉。

那些日子，我让芍药悄悄去打听林府的事。

我万万没想到，我居然不是爹娘的亲生女儿。

可以说，是我的存在，害死爹娘的。

我是前朝遗孤。

我一开始也是怀疑的，可我找到了林府里，没被大理寺搜出来的信。

当初我亲娘一直被追查，她孤身带着我一个人，实在没法子了，就把我托付了出去。

我亲娘没有隐瞒我的身份，爹娘也并没有因为我的身份不要我。

以前我也觉得，朝代更迭，受苦的会是百姓。

可刀子不扎在自己身上，是不会知道疼的。

我不想改朝换代，我只想报仇。

血债血偿。

所以，我暗中招兵买马。

说来真是可笑，银子还是宋策安给的，他在吃穿上从没有苛待过我，再加上嫁妆，我攒了不少。

「小姐。」芍药倒抽一口气，「三千万两黄金，姑……安小王爷这么有钱的吗？」

我皱了皱眉头，散伙费给这么大方？

他就不怕长宁公主和他闹？

不知为何，我心绪有些不宁。

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六个月了，这孩子一向很乖，今日不知怎么的，很是不安静。

我和芍药到一家客栈留宿。

我俩点了菜在大堂里坐着。

「听说了没？安小王爷反了，他行刺皇帝失败，下狱了，听说就要被问斩了。」

「安小王爷怎会突然谋反啊？」

「你还不知道啊，长宁公主是假的，她是前几个月，逆臣林青山丢失的女儿，因缘巧合，被皇帝捡了回去，安小王爷冲冠一

怒为红颜呗。」

芍药把包子吃出了咬仇人的架势，愤愤不平道：「活该！」

「我们回去！」

22

我回了城，城内还能看见动乱的痕迹。

不少侍卫在搜查安阳王府余党。

我离开前，让芍药置办了一个小院子，暂时在里面落脚，我召集了我所有的人，随时准备一击。

芍药这几天兴奋的厉害，有空就在院子里磨菜刀。

我的人打探来消息。

宋策安逼宫时，刺了老皇帝一剑，老皇帝命悬一线，靠药吊着，当然，皇帝快要死了，这种消息是不能传出去的，对外只是宣称受了惊吓。

而且，宋策安明明有机会坐上皇位的，最后的下场却是被入了狱，实在很奇怪。

现在的大昭，二皇子监国，二皇子是个十足的草包，吃喝玩乐第一，于国事上一团糟，好在他是能听进去意见的性子，一时间也没出乱子。

当天晚上，我找到了长宁。

长宁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公主，她打扮成寻常百姓的模样，混迹在人群里。

她看见我满眼的震惊。

「林轻鸾？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」

我没和她说一句话，只是让我的人带她下去，好好看着她。

「林轻鸾，宋策安从来没有爱过你，顾长卿对你也只是利用，他接近你就是想报仇。」

我依旧没说话，芍药干净利索的堵了她的嘴，把她关进柴房了。

三天后，宫里传出了消息。

宋策安要被问斩了。

顾长卿亲自监斩。

我和我的人混在人群中，我看着一身囚衣的宋策安，他眼底没有了以前的光，好像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。

我看见了顾长卿眼底的杀意，他是真的要杀宋策安的。

「时辰到，行刑！」

「慢着。」

我从人群里走出来。

二皇子瞬间激动了，他是要下令抓我的，不过顾长卿不知道在他耳边说了什么，他没有管我。

「你怎么回来了？」

宋策安不可置信地看向我，他眼眶瞬间就红了，极其隐忍着情绪。

23

「夫妻一场，你就要死了，我来送你一程。」我淡声道。

「也好。」

良久，宋策安才轻声道。

他笑了，我在他眼底看见小小的自己。

我接过芍药递过来的酒，走过去，顾长卿拦住了我，担忧道：「轻鸾，别过去。」

我瞥了眼顾长卿，径直过去，顾长卿许是知道拦不住我，也没拦，只是侍卫靠近了些。

安小王爷什么时候这般狼狈过？

就算这样，也不损他气质半分，这个人就是有这样的能力，不论什么时候，都是最瞩目的。

「宋策安，你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」

宋策安定定地看向我，良久，视线往下落，他问，「你和孩子都好吗？」

「都很好。」我说：「其他呢，真的没什么要说的了吗？」

他轻轻地摇摇头，「你能来送我一场，黄泉路下，我已然心满意足。」

我嗤笑出声，迎上他的目光，一字一顿道：「宋策安，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，你当真没什么要对我说的？若是这次不说，你可不要后悔。」

宋策安愣了愣，他眼底掠过一抹复杂，最后也只是道：「没什么要说的了。」

「也好。」

我咬破手指，抚上他眉眼，用鲜血盖住他眼下的泪渍，「下辈子，你我不要再遇见了。」

他神色震了震，有难言的悲痛，却依旧点头，「好。」

他喝下了我喂的酒。

我干脆利索的起身，又接了一碗酒，这次却是递给顾长卿的，「顾将军，相识一场，这碗酒我敬你。」

顾长卿没接。

我笑了，「顾将军难道还怕我在里面下毒不成？」

我说完，拿出了银针，在里面探了探，银针没有变化，顾长卿接过去，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」

他说完仰头喝下了，「轻鸾，等处置完宋策安，我会向你谢罪。」

他眼底全都是愧疚，可我已经不在意了。

我转过身，淡声道：「可惜，你没有这个机会了。」

顾长卿还没来得及反应发生什么，身子一个踉跄，半跪在地上了，他难以置信地看向我。

「轻鸾。」宋策安神色一震，想起身，却又无力的跌坐在地上。

二皇子被吓懵了，他怎么能想到，我不是来送行的，我回来报仇了，他也没想到，我居然敢直接下药。

我的软筋散都是抹在碗沿的，一百根银针都查不出来。

「来人，抓住她！」

可惜，哪里还来得及，长箭凌空而来，射在二皇子头顶上，他吓的立马没声音了。

百姓里涌出了不少人，和侍卫打成一团。

我的人扣住了二皇子。

准确的来说，我的人才拔剑，二皇子直接就跪了，「林……林林……你别杀我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杀你爹娘的人是我父皇，和我无关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」

「无关？」我冷笑，「我父王母妃，我皇祖父皇祖母，我爹娘，全部命丧你们之手？你和我谈无关？」

二皇子被吓出颤音了，「你是父皇一直在找的前前前……」

我一爪子冲二皇子拍下，「前朝遗孤。」

「我父皇一定会……」

「会杀了我？还是让我入狱？」我反问，「老皇帝不是要死了吗？你确定他还动的了？」

二皇子，「……」

「知道什么叫擒贼先擒王吗？」

我的人扣了二皇子。

这一场动乱，没废什么劲，天时，地力，人和，我全都占了。

我挟持了二皇子，以令全朝。

哦，我还让人把老皇帝抬到大殿上来了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列数他的罪名，盖上他的玉玺，还让史官浓墨重彩的记了一笔。

老皇帝似是没想到，自己要死了，居然留这么大的污点，被后世唾骂，他被我活活气死了。

我知道文武百官在心里骂我，那又如何？

当然，有想要清剿我的人，可惜，我动作比他们快，朝堂上有几个是前朝的追随着，里应外合，皇室上下人全部被我掌控了。

谁敢动，等于送他们去死。

这几天，我很忙。

当初参林府的，落井下石的，我一个都没放过，全部送他们做了鬼。

我不信命，不信邪，我只信我自己，欠了我的，就要还！

不过，还有三个人，我暂时没动。

三天后，我去见了长宁。

她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骄傲，一双眼深深的凹陷进去。

「林轻鸾，你就算得到了一切又如何？你依旧什么都没有，顾长卿不爱你，宋策安也不爱你，你永远比不过我。」

「是吗？」我轻飘飘地道：「可是，爹娘最后护的是我！」

24

杀人不过诛心。

长宁崩溃了。

她大喊，大叫，咒骂，砸东西，用尽一切发泄情绪。

我任由她发泄，等她发泄完，我让人送了一副尺牘情深的画像，她眼睛里的光全都暗了。

我没杀她。

有时候，死了反是一种解脱。

我查出，林府惨案，有她的手笔，我又怎么可能让她好过？

「小姐，顾将……顾长卿想见您。」

「带他来吧。」

顾长卿来了，他不是来求我放过他，也不是来忏悔的，他和我说了很多事。

比如，他早就知道我是前朝遗孤了，所谓的英雄救美，不过是一场刻意安排。

他要的，是报仇。

老实说，你向我寻仇，我向你寻仇这种事很难扯清楚。

可我前朝皇族并无错处，就因为一些人的浪子野心，无端受祸，他顾府背叛前朝皇族，才落得如此下场，本就是活该。

「那日林府满门被抄，是我一人所为，和宋策安无关。」

「宋策安其实是去救人的，只可惜，安阳王府风头太甚，安小王爷早就对老皇帝有了防备之心，我和老皇帝联手，为的就是拖他下水。」

说到这里，顾长卿笑了一下，「他明知道，这是一个圈套，可他还是来了，他也明知道，他只要出现，在你面前，就永远洗刷不干净，可他还是义无反顾。」

25

顾长卿说了很多，我听了很多。

他说完，看了一眼完全没反应的我，他愣怔了会儿，「你……都知道了？那你还……关押了宋策安。」

「我和他之间的事，无需和你解释。」

顾长卿眼底有落寞，「我最终，还是弄丢了 you。」

「你错了。」我看向他，「你我之间只有算计，何谈拥有？」

「是啊，只有算计。」顾长卿嘲讽一笑。

他被带了下去。

第二天，传来了顾长卿服毒自尽的消息。

我听后，只是让他们按流程处理，芍药见我情绪没有太大的波动，才松了一口气。

半个月后，新帝登基了。

新帝才十三岁。

许是老皇帝作孽太多，他的子嗣没几个成器的，唯一一个成器的，却被他打入了冷宫，这位七皇子一岁就和自己母妃一块被打入冷宫了，一直到十三岁，都没见过自己父皇一眼。

他受尽欺辱，眼睁睁看着自己母妃病逝。

我不否认我有私心，我就是想让老皇帝九泉之下就不得安宁。

当然，这孩子也是唯一一个能当大任的。

他会是个明君。

许是我替他母妃报了仇，又许是我把他从暗无天日的冷宫里带了出来，这孩子对我怪依赖的。

我出宫的时候，他拉着我的袖子，眼睛都红了：「林轻鸾，你能不能不要走？」

我笑道：「不走你养我啊？」

「养。」小少年眼神坚定，「太后，皇后，公主，你想当什么你随便挑。」

「皇位给不给？」我故意逗他。

「给。」少年满眼真诚。

我还是走了。

小少年追着马车哭的稀里哗啦的，搞的我都以为永远都见不着了，明明我就在城里，我还想把林府修好呢。

第二天，少年直接把礼部的人搬出来了，让他们帮我修林府了。

这小子隔三差五就跑来我这里蹭吃蹭喝，当然，他也没忘记给我带我爱吃的点心。

直到有一天，这小子神秘兮兮地说，晚上要约我去个地方，还说派了马车来接我，让我好好准备准备。

我没去成，我要生了。

我疼的厉害，意识涣散间，我看见宋策安了。

他急匆匆地进来，抓住我的手，满眼都是焦急。

我已经无暇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怎么进来的。

我生下儿子后，身体太虚弱，昏了过去。

等我醒来，是第二天中午，阳光从窗子外洒进来，宋策安靠在床边安静地睡着了。

我只是轻微的动了动，他醒了。

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愣怔和狂喜后，满眼都是无措，「有没有不舒服？饿不饿？要不要吃东西？」

他说了一堆，见我全无反应，他肉眼可见的慌了，「御医……」

「宋策安。」我喊住他：「还记得我在刑场对你说的话吗？」

宋策安身子一震。

「我说过，你不要后悔。」

26

宋策安许久都说不出话，我也没理他。

芍药把孩子抱进来了。

小小的一团，粉雕玉琢的。

「小姐，他不肯喝奶娘的奶。」芍药很无奈，换了三个奶娘，小公子看都不看一眼的。

「我来吧。」我抱过他。

宋策安神色微微有些不自然，「我先出去。」

小家伙吃饱喝足，美滋滋地睡了，芍药把他交给奶娘，她进来时告诉我，宋策安一直在门口，我没不让他看孩子，他要看，他要抱，都随他的意。

我只是，对他很冷淡而已。

宋策安是在中午的时候进来的，和宋承泽一起，宋承泽就是七皇子，当今的皇帝。

俩人一进来，我就知道为何多月不见的宋策安会在我生孩子时突然会出现。

原来，宋承泽在冷宫日子很艰难，一直都是宋策安暗中帮助他，否则，他早就命丧冷宫了。

「那个，我去看看孩子。」宋承泽心虚地溜了。

屋子里只剩我和宋策安。

「你……什么时候知道的？」宋策安问。

他已经察觉到我已知一切事，否则顾长卿都没能善了，他能跑到哪里去？

「你我和离，我离开京城的时候。」我没有隐瞒。

我怀孕前，宋策安让我管过安阳王府，我看过账本，安阳王府有多少银子我还能不知道？

他给的，是全部。

我知道，他和长宁清清白白。

我知道，长宁怀的孩子不是他的。

我还知道，他和我和离，私底下却替我打算好了一切。

我还知道，他其实没有参与林府的案子，他是去救人的。

我都知道。

可他实在太不了解我了，我若是喜欢一个人，哪怕是刀山火海，我也愿意陪着他一起闯，而不是他所为的瞒着我去做一切。

「宋策安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，在我鼓足了勇气想和你说，我想和你有一个未来，你却把她带回来，默认了她怀的是你孩子那一刻我的感受。」

大抵是站在夏日烈阳里，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，四肢百骸都是冷的。

「你……」宋策安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他眼底满是震惊。

我没多说什么了，说到这个份上，足够了。

从那天后，宋策安倒是没缠着我，不过他来我这里来的很勤。

我一开始觉得他估摸着奔我这里来的，可人家来看我，也不会久待，分寸掌握的极好，倒是去看阿珩，一待就是一整天，有时候晚了就直接陪着阿珩睡了。

阿珩是我们的孩子，宋珩，名字是他取的，美玉珩，我没什么意见。

有一天，我才睡醒，宋策安忽然进来了。

他情绪有些波动，又克制着，我已经很少看见他样子了。

他直勾勾地看着我，一双眼睛如墨湖，他说，「轻鸾，有一句话，我好像没有对你说过。」

我隐约觉得不是什么好话。

「我心悦你，这句话，我很早之前就想说了。」

宋策安……心悦我？

我是有些不敢相信的。

我虽知道，长宁和他清清白白，可他心里的人，一直不都是长宁吗？

我脱口而出，「你不是因为我和长宁眼睛很像，你才娶的我吗？」

说完我就后悔了，做什么那么嘴快。

宋策安好似才明白过来什么一样，反问我，「林轻鸾，你真觉得，我是那种随便娶一个人，都能那样待她的性子？」

绝对不是。

宋策安府上丫鬟不少，我嫁进去后，有个丫鬟许是觉得自家主子开窍了，大着胆子去爬床，当天就被他赐死了。

「我没有喜欢她。」

「我也没有把你当成她的替身，一开始就是你。」

「那你还……」我话说了一半，猛的顿住，我拽了拽被子，眼神有些闪烁，「我困了，我想睡了。」

我才睡醒，宋策安显然是不信我的鬼话的，不过他也没揭穿我，他道：「我在阿珩那里。」

我是睡不着的。

我心情乱糟糟的。

芍药好几次进来，都见我抱着被子发呆。

「小姐，你还喜欢姑爷的对吗？」

我没回答。

「小姐要循着自己心意，不要给自己留遗憾，不管您做什么样的决定，奴婢都支持您。」

不留遗憾吗？

我不知道。

出了月子，我抱着孩子去祭拜了爹娘，宋策安和我一块去的。

回去的路上，阿珩在他怀里咯咯的笑，我身边的男子眉眼中都是温柔之色，我有些恍惚。

马车停住了，宋策安先把孩子抱下去，才转身扶我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把手搭了上去，「我有些话想和你说。」

宋策安有些惊讶，他点头，温声道：「好。」

芍药很是聪明的把阿珩抱进去了，进去时这丫头还朝我挤挤眼。

「宋策安，你给我的休书不对，上面没有你的名字，你要补给我。」我从怀里掏出休书递过去。

宋策安脸有些白，他垂眸，许久才哑声道：「可以。」

「现在就加吧，对了，你给我的银子你可不能反悔。」

「不反悔。」

外头是没笔的，宋策安划破自己手指，把自己名字写了上去，我小心翼翼收好，「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不管你有什么打算，都在京城留几日吧，好歹相识一场，我要嫁人了，也请你喝杯我的喜酒啊。」

宋策安愣怔地抬起头，他眼眶猩红，有什么情绪似要破体而出，又生生忍住了，他想说什么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
良久，他才道：「他对你好吗？」

「好呀。」我说，「他至少不会像你一样，什么都不告诉我。」

「哦，放心，他对我们儿子也好，我和他都不是不讲道理的，阿珩还是你儿子，你想什么时候来看他，就什么时候来。」我补了一句。

27

正文结局篇（he 结局，不喜者谨慎入哦）

「不了。」宋策安艰涩道：「你……照顾好自己。」

他没进去。

从我和他说我要嫁人后，他就很少来，就算来，也只是去看看阿珩。

日子飞逝，转眼便到了我大婚的日子。

我已经搬回去林府了。

林府修缮的和以前一样，只是少了爹娘。

我抱着阿珩在院子里转悠，被芍药逮了回去，她说今天是好日子，得好好打扮，给我摠回屋里去了。

芍药现在可神气了，府里上下见了她都要喊一声姑姑，小丫头挺惆怅的，怎么升个官还把她给叫老了？

我换好衣裳，坐在摇篮边逗阿珩，芍药急冲冲跑进来，话都颤了，「小姐，他来了。」

她刚说完，门外闪进一个人影，他满脸焦急，踉跄冲过来，在我离我两步距离，又生生顿住。

是宋策安。

芍药心领神会，抱着阿珩出去了。

我抬眼看他，「你怎么在这儿？」

宋策安表情有些不自然，却又在下一刻，似坚定了内心所想，「我还有机会吗？」

「娶你！」

我心堵的厉害，看着他，淡声道：「若我说没有呢？」

宋策安眼底的光黯了黯，没说话。

过了会儿，他抬头看着我，墨瞳微红，似是十分委屈，又带着几分无奈，「我不愿意强迫你，可也不愿意放手。」

我还没问出「那你想如何」就听到他说，「我不走了，万一他对你不好呢？」

我面上没有丝毫表情，可我清楚的知道。

我，林轻鸾，放不下他宋策安。

什么婚事，都是骗他的，我就想看看，我都逼他到这个份上了，他是不是真的能一走了之？

他回来了，近乎卑微，我心疼的厉害，却又过不去心里的坎。

我狠狠咬了下后牙槽，「你过来。」

宋策安被我态度弄的有些懵，不过还是走了过来。

「轻……」

他话没说完，我抓住他胳膊，背对着他往前一个用力，只听见「砰」的一声，宋策安后背结实的砸在地上。

宋策安被我摔的懵住了，老半天才回神，他起身，似要透过我双眼，看进我心里，忽的，他笑了，「出气了吗？」

「没有。」

「那再摔一次？」

「摔不动了。」

「那咬？」

他胳膊都送上门了，哪有不咬的道理，我是真没留什么情面，唇齿间有了血腥味，他隐忍着，一声不吭。

我心里那股子不快忽的烟消云散了，我推开他胳膊，「留着以后再咬吧。」

「以后？」宋策安声线颤了颤，眼底有压抑的光芒，
「你……」

「宋策安，我不喜欢骗别人，不过是你先骗我的。」

说的时候端的是大方，说完我自己眼睛也红了，不过我一点都不惭愧。

「对不起。」

我别开眼，道：「你今天要是不回来，我就真的不要你了。」

是真的有赌的成分，可堵就堵吧。

「还有，我是真不喜欢，以爱之名的隐瞒，你觉得你很伟大吗？还是你觉得，我不能和你一块承担？我都做好了要和你坦诚的打算，你却什么都不告诉我。」

「揍你都是轻的，我就该让阿珩喊别人爹，气死你算了。」

宋策安有眼尾泛红，似在拼命抑制着什么，他走过来，试探着拽了拽我袖子，见我没推开他，才把我拽入怀中。

「对不起。」

我眼泪不受控制的掉了下来，好似要将过去那些日子的委屈尽数发泄出来。

宋策安没阻止我，只是心疼地替我擦眼泪。

我哭够了，他才问，「轻鸢，我给你读一辈子话本子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」

我低头看他被我哭的一片湿的袖子，问，「什么时候？」

开始喜欢上我的？

我这话问的没头没脑的，可宋策安还是听懂了。

他脸上闪过一抹不自然，道：「三年前，中秋宴上，你还记得你走错了茅厕吗？」

我当然记得了。

天太黑了，我压根就没看清楚，兜头就闯了进去，我就看见有个男子在解裤带，我心说这要是传出去，不被爹娘骂死，名声也没了，我一脚把他给踹进去了。

我看向宋策安的眼神有些变了。

宋策安哭笑不得，「没踹进去，就是差点被你给踹……咳咳……反正，那时候，我就记住你了，我让人查了，才知道你是林府小姐，后来我被派出京城，回来后我去过一次林府，不过你不在，再后来就是你和顾长卿的事了。」

他说这话时很是失落。

「传言说你为了求娶长宁，跪了三天三夜是怎么回事？」

「是皇兄要给我赐婚，我没同意，求他收回圣旨的。」

原来如此。

「你把你的人给了我，你也不怕我不回来救你。」

「那也值了。」宋策安道。

我很惆怅地叹了口气，「我还以为我号召力多强呢，那么快就造反成功，原来你在背后计划了大半。」

「我家轻鸾还是很厉害的。」宋策安柔声道：「我只是锦上添花。」

「你算了那么多，怎么唯独没想到你自己？」

宋策安墨瞳微黯，半天才道：「我没想到，你心里有我。」

「我也没想到，你心里有我。」

「宋策安，之前的婚事不算。」

「听你的，不算。」

「可我孩子都和你生了，我要重新嫁你一次，我挺没面子的。」

「那我就告诉天下人，是我宋策安，死缠烂打，要再娶你一次的，林大小姐看我孤苦无依，才勉强同意收了我这可怜之人。」

「这还差不多。」

我仰头看向他，笑了，我抓住他胳膊，微微踮起脚尖，宋策安似是知道我要做什么，俯身下来，拦腰抱住我，覆了下来。

我最终，还是和他在一起了。

他隐瞒了我，我何尝不是呢？

有些事渐渐明了，其实他好几次有意无意试探过我的感情，可我都没有泄露分毫，以至于等我想说的时候，总是阴差阳错的不合时宜。

我和宋策安重新成了一次亲。

他如今是摄政王了，我成了他的摄政王妃。

洞房花烛夜，他很早就回了房间，我俩喝了合卺酒，烛光下，影影绰绰地光打在他脸上，好看的很。

「宋策安，之前那一次，你是可以推开我的吧？」我笑盈盈地问他。

什么我醉酒把他给睡了，完全扯淡。

宋策安咳嗽一声，潋滟眸子光华流转，他很是厚脸皮道：「推不开，要不王妃再试一次？」

我被他压在身下，他覆在我耳边低喃，「愿得一人心。」

这一场欢喜事，足足到第二天。

给他当王妃也太累人了，我果断搬去和阿珩住了。

一天下午，我醒来没看见阿珩，丫鬟说那小子又跑去他爹书房霍霍了，芍药去逮人了。

我到书房时，书房已经收拾整齐了，出去前，我瞥见桌子好像放了一沓纸，上面画了人像。

我好奇地过去，画像上少女眉眼带笑，不正是我吗？

我一张张翻着看，全是我。

有我翻墙出林府的，有我被爹罚跪的，有我在窗前长吁短叹的，有我在荷花池边喂鱼的。

我都不知道我还有这般生动的时候。

纸张有些泛旧了，除却上面被某个还不懂事的小子摁上的小手印，就没有其他污渍了，保存的很好。

原来，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爱了我这么久。

「看什么呢？」宋策安从外面进来，他瞥见我手里的画，轻咳一声，「随手画的。」

「随手画画了这么多？」

宋策安只是笑，没说话。

我转身揽住他腰，「宋策安，有一句话我好像一直没告诉你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你从来就不是别人的替身。」

你就是你，唯一的宋策安。